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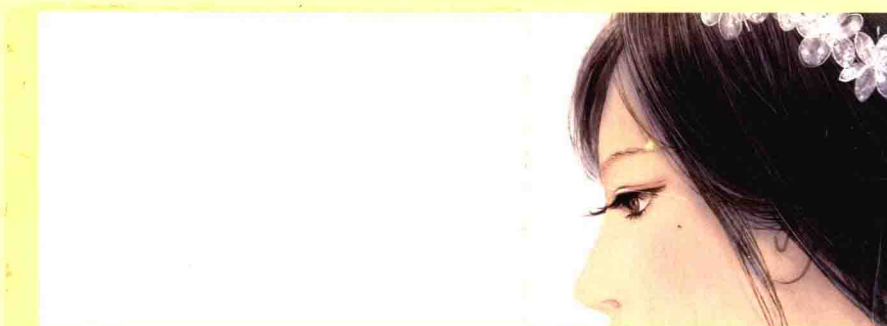
红九

著

全世界 我只喜欢你

QUANSHIJE
WOZHI
XIHUANITU

下



错过了青春时的爱情，还好，长大后又遇见了你。

红九

著

全世界 我只喜欢你

目录

CONTENTS



序 全世界我只喜欢你

第十三章 遇见你之后

第十四章 遇见你之后

QUANSHIJE
WOZHI
XIHUANNI

下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世界我只喜欢你 / 红九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00-2209-6

I. ①全… II. ①红…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1112 号

全世界我只喜欢你

红九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晏仁琼
特约策划	秦瑶 涂继文
特约编辑	秦瑶
插画	三乖
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36
版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	45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2209-6
定价	5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7-14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下

再回首·全世界我只喜欢你

第十三章 \ 没理由留下 003

第十四章 \ 一定要忘记 037

第十五章 \ 我不认识你 075

第十六章 \ 仿若陌生人 108

第十七章 \ 是谁在捣鬼 148

第十八章 \ 何时想起我 174

目 录

Contents



再回首·全世界我只喜欢你

190 第十九章\我会陪着你 203

190 第二十章\别怕我真心 234

200 第二十一章\请你嫁给我 253

200 第二十二章\徐真心的缘 267

200 番外一\孟梓渊 277

200 番外二\叶倾城 281

QUANSHIJIE
MOZHI
XIHUANNI

再回首 全世界我只喜欢你

下册

水灵灵少女，像星星回家了。

她笑着，眼睛亮晶晶的，像两颗星星。她的心里，像有一股暖流在流淌。

之后她终于不再那么害羞了，她终于敢直视我的眼睛了。她终于敢对我说话了。

她终于敢不害羞了。

她终于敢不再那么害羞了。她终于敢直视我的眼睛了。她终于敢对我说话了。

全世界中，她只喜欢我一个人。

她终于敢不再那么害羞了。她终于敢直视我的眼睛了。她终于敢对我说话了。

她终于敢不再那么害羞了。她终于敢直视我的眼睛了。

她终于敢不再那么害羞了。她终于敢直视我的眼睛了。她终于敢对我说话了。

她终于敢不再那么害羞了。她终于敢直视我的眼睛了。

她终于敢不再那么害羞了。她终于敢直视我的眼睛了。她终于敢对我说话了。

她终于敢不再那么害羞了。她终于敢直视我的眼睛了。

她终于敢不再那么害羞了。她终于敢直视我的眼睛了。

她终于敢不再那么害羞了。她终于敢直视我的眼睛了。她终于敢对我说话了。

她终于敢不再那么害羞了。她终于敢直视我的眼睛了。她终于敢对我说话了。

没理由
留下

圣诞前夕，黎语萁回家了。

回家前，她给黎志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时，黎志开心得老泪纵横。

之后她给Joey打电话说要回家，Joey用一如既往不羁和戏谑的声音告诉她：好好享受你的假期。

然后就没有其他了。

黎语萁其实预料得到Joey不会对她多说什么，但对比去年的圣诞，她总觉得有点失落。

在失落中，她乘着飞机抵达了S城。

阔别祖国一年多，刚一落地，她有恍如隔世的感觉，一种明明回了故乡却不知道故乡究竟在哪里的感觉。

她忽然觉得孤独感漫天席地地向她涌来。

从前觉得梨花乡是家，可是母亲的去世让她不得不十几岁就离开了那里。之后到了所谓的新家——但她知道那是别人的家，不是她的。然后出国——国外就更不是家了，那只是她人生旅途暂时的一个落脚点而已。

她忽然惊恐地发现，她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根在哪。

她跟着人群有点茫然地走出机舱，走向机场出口。一路上她有点浑浑噩噩，直到出了机场，她被亲自来接她的黎志一把抱住，才回过了神。

她安慰自己，安心，有亲人的地方，就是根。

而让她牵挂的地方，那应该就是家。

黎志把黎语萁接到家里。一路上他激动得只会说“太好了，你回来过新年真是太好了，哎哟我女儿怎么变得这么漂亮”。

司机小张还是那么会来事儿，就像老板的贴心小棉袄牌翻译机一样，总能把黎志激情澎湃却不善表达的心情在准确中有所拔高地翻译出来。



黎志：“太好了！”

小张翻译潜台词：“语萸小姐，您可不知道，黎总想您都想成什么样了，您看他激动的，都快不会说话了！”

黎志：“语萸，你能回来过新年真是太好了！”

小张翻译潜台词：“语萸小姐，您是真不知道，黎总去年新年过得有多牵肠挂肚！去年您不回来，春晚又不给力，好好一个大年三十儿黎总他愣是一下都没笑出来，要不是您打电话拜年，我都以为黎总得哭着脸一年呐！”

黎语萸觉得小张这种人才只做司机真是有点浪费，应该把他放到居委会去调节家庭成员关系。

黎志：“哎哟，我女儿怎么变得这么漂亮，爸爸都快认不出来了！”

小张牌翻译机：“语萸小姐，您还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想当年我载着黎总去乡下看您、接您回来，那会儿您黑的呀，说句不好听的，天黑了就得不停给您讲笑话，要不然都找不着您在哪！”

合着她黑得只能靠一口白牙定位了是吗……黎语萸特别想找个袜子之类的东西把小张的嘴巴堵上。不过好在小张后面说了点走心的人话。

“您再看看您现在，我的天呐，仙女下凡啊！不说话往那一坐，浑身上下满满的仙气儿！要是黎总不来，单让我一个人接您，我今晚肯定接不着您，因为我肯定认不出您啊！哎，您说您是经过什么洗礼了，怎么会变得这么……那词儿怎么说来着？哦对，出尘脱俗！”

黎语萸决定等会怂恿她爸给小张再涨点工资。败家孩子太会说话了。

车子在小张的聒噪中一路驶回了家。

等到了家里，让黎语萸倍感意外的是，不只黎语萱、黎语翰、唐雾雾他们都在家，连秦白桦都在。

黎语萸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她觉得客厅里的人的表情，真的是各个可圈可点。

看到她时，叶倾颜讶异地挑高了眉。

她一贯冷静无波的脸上有了不一样的神情。

她说：“语萸，变漂亮了，欢迎回家！”

黎语萸对她笑一笑：“谢谢您。”

她身后站着黎语萱。如果叶倾颜的惊讶是带着克制和掩饰的，那黎语萱脸上的惊讶就可以用翻江倒海来形容了。

她眼睛倏地瞪得老大，她瞪着黎语萸的脸，表情从不可置信过渡到疑惑不解再过渡到掺着不甘心的小嫉妒：“黎语萸，你在国外整容了吧？”

黎语萸能从黎语萱的声音里听出来，她不是随口问的，她是真把这个问题当成事实了的。

黎语萸撇嘴淡淡一笑。

如果是一年半以前，她会和黎语萱继续斗嘴的——把对方噎得面红耳赤之

后，从中获取愉悦的快感。

但现在，她不屑做这样的事情了。

国外这一年多，她知道自己在成长，她的层次已经让她超越了黎语萱所停留的小女孩耍混吵架的程度。

争吵代表着你还看得起对手，漠然一笑理都不理那就真的是从骨子里都在蔑视对手了。

黎语萸淡淡一笑一语不发的样子刺激得黎语萱不爽极了，她扭身就要上楼去。但她中途止住了脚步，在她看到秦白桦看着黎语萸的表情时。

秦白桦看着黎语萸，一眨不眨，脸上的表情复杂到无法用语言去形容。

好像有点激动，好像有点吃惊，好像有点不知所措。

好像还有点是她看不懂的什么。

黎语萸看着秦白桦。

他好像有点激动，看着自己的样子，好像有很多话要说，又不知道究竟该说什么似的。

黎语萸冲他笑：“没想到你也在！真是意外之喜！”

秦白桦于是也笑了，说：“听语萱说你要回家过年，所以我想先来见见你再回梨花乡！”

黎语萸点点头，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她感觉到身旁黎志一身的警戒状态。他不时地看看她，看看黎语萱，再看看秦白桦。

黎语萸觉得黎志这个爸爸做得真是劳心劳力，手心手背都是肉，他既不想让面前这个臭小子伤了他的手心，当然也不能由着他伤了手背。然而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挥手甩开他。黎语萸想她的爸爸此刻恐怕很煎熬吧。

最后是黎语翰这个机灵蛋解了围。

他冲过来抱住黎语萸的腰开心地摇晃：“大姐，轮到和我打招呼了吧！你现在可真好看呀！你快看看我，是不是长了老高了！”

黎语萸拍着他的头顶，满心愉悦。他真的是长高好多，都到她胸口了，他将来一定会长成一个随便笑笑就能祸害小姑娘动心的大帅哥。

打完一圈招呼，叶倾颜让黎语萸赶紧回房间休息，有什么旧都等明天休息好了再叙。

黎语萸拖着箱子往房间走。

她能感觉到所有人都在对着她的后背行注目礼。这场景让她想起刚到这个家时的那天，她也是这样，在所有人的眼神聚焦下，一步一步走向房间。

那时她以为自己很强大，其实是外强中干。现在她终于长大了，在充满喜怒哀乐的时间流逝里，一点点明白地活着，要爱自己，爱别人。内心无所畏惧，就不用把后背挺得那么刻意僵直。

黎语萸在万众瞩目下，回了房间。进屋之后她想了一下，发现自己好像忘记和唐雾雾打招呼了，也忘了看唐雾雾看到她时是什么表情。她不由笑地起



来。原来唐雾雾在自己这里已经彻底沦为了背景。

第二天是圣诞夜。黎语真被黎语翰强拉着去和同学们一起放烟火爆竹。

出门前黎语真问黎语翰，为什么不拉着他二姐去，她那么漂亮带出去多有面子。黎语真其实是想让黎语翰转移目标，自己好获取一点私人空间和秦白桦聊一聊，毕竟他第二天就要回梨花乡去了。

但黎语翰一脸嫌弃地说：“我可不带她，娇滴滴的，离她八丈远点个爆竹都要尖叫得我耳朵都快穿孔了！”黎语翰眨着眼，换上一脸由衷的崇拜，竖起大拇指对黎语真说，“但是大姐你就不一样了！你又好看，又威武雄壮！我们不敢放的鞭炮你都敢放！偶像！”

黎语真最受不了别人夸她夸得这么走心，当下她二话不说跟着黎语翰和他的那些小伙伴放了半宿的鞭炮。

等他们回家时，家里居然只剩下秦白桦一个人。

黎语翰问秦白桦：“我爸妈和我二姐他们人呢？”

秦白桦说：“去你外公家了。”

黎语翰撇嘴：“把我一个人丢下，也真放心！”

秦白桦：“你妈说了，有你大姐带着你，没什么不放心的，让你到家洗洗赶紧睡觉！”

黎语翰“哦”了一声，留下一句话：“那客厅就留给你们俩啦！”然后像个跳马猴子一样连跑带颠跑上楼去了。

客厅里变得静悄悄的，只剩下两个人的呼吸声轻轻地此起彼伏。

黎语真认真地回忆着，这样安静的气氛，似乎从没有出现在她和秦白桦之间过。他们总是吵吵闹闹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还都没长大吧。

她不由笑了。

秦白桦也跟着她一起笑起来。

“语真，”他叫着黎语真，黎语真发现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叫她大真了，“你变得和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你能回来，我能看见你，我真的特别高兴！”

黎语真冲他笑：“你也变了，以前在这个家里，是你使唤黎语萱干这干那，现在可反过来了！”

秦白桦笑：“她那点小心眼儿啊！她是不想让我和你说话，所以总给我找事儿干把我支开！”

黎语真想了想：“她吃我醋？那，恭喜你了！”

秦白桦苦笑一声：“有什么好恭喜的，你妹妹早晚把我的心思消耗殆尽。她可以尽情喜欢宁佳岩，却不准我多看哪个女生两眼，不然就哭个没完。开始我还怕她哭，可总这样，又管着我，又不给我一个说法，换谁早晚都会心累的。”

黎语真静静地看着秦白桦。他从来都不会发现，他和黎语萱其实是一样

的人。他们会忍不住喜欢对自己不屑一顾的人，会意识不到在伤害喜欢自己的人。

他每次和她吐槽前，都不会想到她会是怎样的心情，她愿意听这些话吗。

不过不要紧，除了还有一点点不服气，她现在好像没有那么难过了。

第二天秦白桦坐火车回梨花乡，黎语萁和黎语萱一起，坐着小张开的车把他送到火车站。

临上车前，秦白桦表现得依依不舍。但他依依不舍的目标有点含糊，黎语萁直到他的身影被呜呜叫的火车带走消失不见，也没弄清楚他到底是冲着自己摆手，还是冲着黎语萱。

回家的路上，黎语萱冷冷地问黎语萁：“你什么时候走？”

黎语萁笑了。她刚回来两天就让人觉得碍眼了，这感觉有点爽。

“没想好什么时候走，待够的吧。”她故意这么说。

其实她想过完新年就走。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大洋另一端有着什么在召唤她回去。她知道召唤她的一定不单单是家咖啡店那么简单。

“好，我再问你，你必须诚实回答我，你在国外，是不是整容了？”

黎语萁没忍住喷了出来。

“你觉得我整了，那就是整了吧。你开心就好。”

回到家里的第三天，黎语萁是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的。

黎语萁来告诉她，她有客人。

她赶紧洗漱了一下，出门来看，然后看到宁佳岩安安静静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到她的身影，宁佳岩很明显怔忡了一下。

然后他撇开头笑了，笑容有点自嘲的味道。

黎语萁把他带去了后院花园。在那里她问宁佳岩笑什么。

宁佳岩说：“笑我自己作死。”

黎语萁说：“我还以为你也笑我是不是整容了。”

宁佳岩看着她的脸，说：“我要是知道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就是苦闷至死，也不会随便找个女朋友的！”

黎语萁听他说这样的话，一点满足虚荣心的愉悦感都没有。她静静地听宁佳岩告诉她，她出国之后他经历了什么。

宁佳岩说，本来他也要准备出国的，结果家里生意出现了问题，父母关系也随之陷入僵局。因此他出不了国了不说，还要受家里事情的影响闷闷不乐。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从远处看很让他觉得有熟悉感的女生，那个女生对他体贴。因为贪恋这一份慰藉，他和她变成了男女朋友。

分别的时候，宁佳岩告诉黎语萁：“我挺后悔今天来见你的，如果我不来见你，说不定我今后就和她结婚了。”

黎语萁看着他，认真说：“宁佳岩，我真的对你动不了男女之情，你别因

为我做渣男，我替那个女生谢谢你。”

宁佳岩苦笑：“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审判我，你能控制得了自己的感情吗？我不能。”

宁佳岩走后，黎语萁也问自己，她能控制得了自己的感情吗？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给自己找到了答案。

她也不能。

因为她无法自控地用半宿的时间都在回想着，去年是怎样和Joey一起过圣诞的。

接下来的日子，黎语萁依然像以前那样，除了吃饭和陪黎志聊天，她大部分时间都窝在书房里看书。

她有时候在书房里晒着太阳睡着又醒来时，会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原来，她还是一个高中生，黑而倔强，戒备地竖起每一根汗毛对待这个世界。她觉得自己好像从来也没长大。

直到出了书房，看到日益美艳漂亮的黎语萱，看到笑容依然那么甜美而虚伪的唐雾雾，看到长高了的黎语翰，看到有了眼角纹的叶倾颜，看到好像有点倦了背的黎志，她才确信自己是活在当下的。时间没有那么仁慈，没在她身上做过停留，它一直在带着她行走在通往未来的未知道路上。

别人走在这条路上时，知道道路的起点，是家。

而她走在这条路上时，不知道起点在哪里，因为她不知道哪里是她的家。

她觉得自从母亲去世，她从未再有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家。

她感慨无比。那一刹的感慨里，她特别想找个男人成一个家。

可是那个男人该是谁呢。

新年前一晚，黎语萁有点魂不守舍。

但她一直没找到自己魂不守舍的原因。直到她收到闫静祝她新年快乐的信息，她知道了她魂不守舍的原因所在——她的潜意识在等去年陪她一起过年那个人，给她一点音讯。

然而一直没有。

时间逼近十二点。黎语萁脑海中回响着一句话。那句话越来越响。

山不来就我，我去就山。

他不来音讯，那她就去给他拜个年吧。他是师兄，她是师妹，她给他主动拜个年，长幼有序，没毛病。

她躲在房间里，深呼吸，然后拨通电话。

铃声响了好久，电话才被接通。

黎语萁听到电话那边吵吵嚷嚷歌舞升平。

她听到接电话的人问：“怎么了，丫头？”

黎语萁大声说：“没什么啊，跟你说一声新年快乐！”

那边太吵了，他好像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于是问：“你说什么？”

黎语冀大声地叫：“新年快乐！”

那边终于传来低沉的笑声，声音磁性得震动人心。

“谢谢，你也新年快乐！”

黎语冀听到话筒嘈杂的背景音里，传来女人娇媚的声音：“Joey，谁啊？什么事啊？”

她听到Joey对那个娇媚的声音说：“一个投资对象，给我送新年的祝福！”

黎语冀握着手机笑了。

她对着话筒大声说：“大师兄，赶紧忙你的去吧，祝你们，玩得开心啊。”

新年过后，马克又被先生叫去了他阴森森的白别墅。

本来马克是想好了各种应对措施的，先生怎么问，他怎么答之类的。他觉得自己是有备而来，不会再像上次那样紧张害怕。可是当被人带路走在长长的不见日光的走廊里时，他的心越来越忐忑。阴森和灰暗的环境，总能让人的精神从镇定通往恐惧，进而崩溃。

沿着走廊，马克越走越心慌。走到走廊尽头时，带路人推开阻断在那里的两扇大门。顺着被豁开的空间，马克看到正对着门口的沙发上，坐着那个让人忍不住战栗的人，他正眯着眼抽着雪茄，看似一副出尘的样子，其实一肚肠的杀念。他忽然对马克笑了一下，笑容意味不明。那一刹那，恐惧在马克心中瞬间飙到峰值而后“砰”的燃爆。

马克几乎腿软到挪不动步子。他被带路人拖着进了屋。

进屋后，他发现这次来了很多人，来的人们在先生面前一字排开着，站成横队。带路人把他一直拖到队尾去让他站好。

马克很快发现，这些人其实都和他一样，是来向先生汇报某个女人的动向的——某个在Joey身边待过的女人。

马克本来心很慌，他很怕先生发现他给那个中国女孩捣乱捣得不走心。现在看到来了这么多人，也就是说先生有着这么多可供怀疑的对象，他立刻不慌了，甚至好像有了主心骨。接下来他只要在汇报的时候让先生相信，那个狡猾的丫头并没有怎么被Joey放在心上，就可以了。这样她就安全了。

马克现在有点感谢先生生性多疑又好面子——要不是他怕抓错了人让道上人看笑话，而干脆来了宁可错杀一千的话，那个狡猾的丫头还真是不太好脱身。

马克站在队尾，听着排在他面前的那些人像报数一样，逐一汇报着他们所盯梢到的Joey和其他女人一起约会的情况。

“先生，Joey和名模Anna在时装秀认识，此后一起吃饭和约会，Joey送给她一条宝石项链。”

“先生，Joey参加商务舞会时，认识了美女画家Gina，后来约会了两次，



Joey送给她一座游艇。”

……

“先生，Joey最近新迷上了一个名媛丽萨，整个圣诞和新年，他都和Lisa腻在一起，期间没有联络过其他任何女伴，Joey为她豪掷千金，包括……”

马克听着被豪掷千金的名单所包括的内容，瞠目结舌。

简直就像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大王对待他的新晋宠妃一样大方。

“丽萨？”先生念着这个名字。马克小心地仔细地看先生的表情。他好像有一点点迷惑了的样子。

先生念着丽萨的名字，吐了口烟。然后他突然转过头看向马克，看得马克猝不及防，虎躯一震。

先生笑得和蔼可亲：“你抖什么？我这么可怕吗？该你了，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马克赶紧毕恭毕敬地汇报：“先生，那个中国女孩前段时间回国过圣诞去了，现在还没回来，估计要过完中国的新年再回来吧。然后在她回国之前很长一段时间，Joey都没有管过那个女孩了，嗯……从刚才其他兄弟的汇报听起来，好像就是从他认识了那个什么丽萨之后，他就没再去找过那个女孩。感觉Joey应该是对她过劲了。”马克尽量让自己不那么刻意地，强调了一下最后一句话。

先生看着他，眯着眼思索。马克被他看得心如打鼓，感觉他再这样看下去，自己很快就要撑不住跪下说实话了，告诉他自已捣乱捣得不走心，因为他有点看上那个狡猾的丫头了。

先生忽然笑了，喷着烟雾笑得阴柔邪气：“好样的Joey，这么花心！都让我确定不了到底哪个是他在意的对象了！呵呵，有意思，大不了我放下面子把这些人抓起来，来个……那句中国话怎么说来着？对，一勺烩！”

马克听得心惊肉跳。他在心中祈祷，希望这个变态千万要点面子不要这么做。

先生忽然调转视线，看向排在马克前边的那个人。马克悄悄长松了一口气。

“我要见见这个丽萨。”先生用手指夹着雪茄，朝那个人点了点，“你去安排一下。名媛的话，约她的时候，你就跟她说我是×××贸易公司的老板，想认识她一下。记得，不要让Joey察觉到！”

那人连忙仔细记下先生的吩咐。马克在心中窃喜，先生似乎对那个叫丽萨的女人的兴趣要比对那个狡猾的丫头更大。

先生又开口，这次他是对所有人说的：“你们每个人，继续跟进你们的目标，有什么风吹草动都给我记下来，定时来向我汇报。”

他叮嘱得和颜悦色，可他越和颜悦色，大家越应答得战战兢兢。

先生忽然又看向马克，本来已经松懈下来的马克立刻又把神经和身体通通绷紧。

“你继续给那个女孩捣乱好了，直觉告诉我，那个小丫头也不一般！”

先生笑着说完手一扬，贴身助手立刻给他送上一杯红酒到手里。

先生晃着酒杯冲助手温柔地笑：“这次我一定要拿准了Joey的命门，再也不能让他像之前那样说走就走，我要让他这个亡命人才，一辈子都听我的，为我所用！到时候别说这座城市的黑道，我要整个半球都在我的掌控下！”

助手躬着身附和他：“您一定可以的！”

马克看着先生，腿肚子不受控制地打着颤。

这个人以前是变态，现在看，应该是疯了。

过完农历新年，黎语真买了机票返回国外。

启程前，黎志依依不舍。他甚至希望黎语真干脆不要回去念剩下那小半年了，在家待着远程修完学分就好。

黎语真觉得黎志岁数越大越像小孩子了，让她觉得当年初见时他严肃不苟言笑的感觉好像是个错觉。他居然对她依恋到连学习都认为不重要的程度。黎语真其实有点开心，她想这样的爱应该就是溺爱了吧？

有生之年还能尝到被溺爱的滋味，她觉得很满足。

上飞机前，黎志犹犹豫豫吞吞吐吐地，问了她一句话：“语真啊，之后还打算在国外读研吗？”

黎语真从黎志期盼的眼神中能够看出来，他是希望自己尽早回国在他眼皮子底下承欢膝下的。

黎语真心里一暖，她是被她爸爸需要的。在这一暖之下，她差点就说“交换期结束我就回来”。可是不知怎么忽然就想到了那天那人问她的那句话：有没有打算继续留下来读研？

似乎那时，他是有点希望她留在国外继续读研的吧。

黎语真安抚黎志：“还有半个学期呢，您让我再好好想想到底要不要读研！”

黎志一副“好吧没办法了，什么结果我都接受”的表情，委委屈屈地把她送上了飞机。

登机后关手机前，黎语真收到宁佳岩的一条信息。

宁佳岩发的不是一路平安之类的告别语，他发的是：黎语真，我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

看过这条信息，黎语真什么也没回，直接关掉了手机。

回到国外后，日子仿佛和从前一样。

黎语真每天还是忙着两件事，上学、照顾咖啡店的生意。

但她知道，有哪里已经不太一样了。但究竟是哪里，她又有点说不清。如果非要说，那可能就是她的心境起了某种变化。

她回国后Joey一直没有联系过她。

她从国内带回了去年过年他们喝酒时，他舅舅塞给他的那种花生米。她找

了一天喝了点小酒，润了润嗓子，然后打电话问Joey：“大师兄，我从国内带了经典酒伴侣回来，要不要给你送过去一些？”

Joey在电话里对她笑着说谢谢，然后告诉她：“我这两天要出国出差，你把酒伴侣快递到我公司吧，助理会帮我签收。”

只要快递就可以了啊……

黎语真想，反正都被酒润过嗓子了，索性就再多问一个问题吧。

于是她说：师兄，你还记得不，那天在你家里，我问我的那个问题？就是，我的交换学习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说我要不要留在这里继续读研究生？

电话那边默了一下，半晌后声音再度响起。

Joey说：“我又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你还是回国去比较好，研究生的课程，那次见面讨论之后你不是一直在自学吗？都学得差不多了的话，就没必要留下来浪费时间了。还是回去建设新农村吧，那不是你的终极理想吗？”

他说话时的声音听起来并不生分，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羁和戏谑调调，仿佛什么都是玩笑，什么都不值得在意。

但他一如既往的声音里，终究是没了从前那些让她莫名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的一种感觉，一种被宠溺的感觉。

黎语真觉得那点润喉咙的小酒，劲儿散了。

她握紧了手机，说：“好，那我回去。”她听到自己的嗓子被润得有点发了哑。

挂了电话之后，她终于正视一个现象，Joey对她，可能是真的没了新鲜感了，她终究不是那个能治愈他不会爱的人。于是他忙着去从别人身上找爱了，忙得不大有空理她。

黎语真把花生米快递到了Joey的公司。快递发出后，一直杳无音信。她从快递网上查到邮件是被人签收了的，可是最终那几袋花生米到底有没有被拿在收件人本人手里，她不得而知。

开学后她听同学们八卦说，Joey年前迷恋上一个美貌名媛，到现在也还如漆似胶。同学们说这次这个可能跟以前的都不太一样，Joey好像对她动真格的了，为她豪掷千金。

黎语真听着同学们的八卦，看着窗外的艳阳，觉得这么好的天气应该把蒙了灰尘的心拿出来晒一晒。用一把锋利的刀破开胸膛，把心拿出来，晒一晒。

她忽然觉得胸口有点疼，好像想象变成了现实一样，有刀子在割她胸口的肉准备往外掏心。

黎语真有时候觉得所谓生活，就是叫你百般体会什么叫不随心意。

她希望不变的事都变了样，变了的事却一点没变。

比如马克，她希望他变得不要那么讨厌，可他一点都没变，他还是那么吃饱了撑的，每天变着花样到咖啡店来捣乱。

他最新的战绩是把店里的咖啡机弄坏了，毁灭性不可修复的那种坏。为此